

的追求,有我们独特的声音。当年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崛起,引起震动,是因为他们发出了特殊的时代的呐喊声。今天,我们再谈东北文学,承续前贤传统,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艺术视角和艺术品格;有同志把傻、大、黑、粗搬入作品,以显其所谓东北文学的粗,怕要走入歧途。而这独立性的获得却是在于旧成规的打破和新观念的吸取,从根本上解放我们僵住的思想,对文学创作有一种高远的抱负和使合感。最近韩少功应林伟平的访问,以《文学与人格》为题发表谈话,提出文学的追求和做人的关系,就涉及到这根本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的青年作家们参考。我很希望我们省的青年作者于自己的创作之余关注一下当前我国文学思潮的激荡,多关注一下全国性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多关注一下创作之外的事,使自己有一种关注全局的眼光和吸纳百川的度量。先器识而后文学,这是我们的根本之道。解决此问题避免在小枝上打转转,才能把我们的小说创作提到第一流的全国水平。

李
作
群

论辽宁作家群

论辽宁作家群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论辽宁作家群

LUN LIAO NING ZUO JIA QUN

李作祥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市二中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邓荫柯

封面设计:王 堃 郑德强 责任校对:高海涛(特约)

ISBN 7-5313-1359 6/I · 1296

定 价:8.00 元



作者小传

李作祥，甘肃省临洮县人，1934年生，中共党员，1951年入西北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56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辽宁作家协会《文学青年》、《文艺红旗》、《鸭绿江》、《当代作家评论》编辑，编委、副编审、创作研究室副主任。1957年开始发表评论。论文《人的重新发现》和《达理论》分别获得《当代作家评论》88—89年优秀论文奖和1990年辽宁作家协会首届优秀文学评论一等奖。出版有评论集《论辽宁作家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

胡同背着他的十字架走进茫茫的历史深处之后，
冯雪峰、秦兆阳又与胡同翻车的地方翻了车，
冯雪峰说我们的文学现实主义精神不足，主要
标志就是人物不雄深，作家的思想力弱。秦兆
阳倡导现实主义的广阔，呼唤解构陈义、特别
是葛利马利那样复杂的永远解释不完的人物，
打破对人的狭小简单的理解和戒律。陈涌呼唤
鲁迅那样的艺术上的真实，把真实当成艺术的
生命，而陈涌追求的艺术的生命，完其美，就
是人的真实，他用鲁迅的话，表述他对艺术真
实，对人的真实看法，他期望不加任何装饰
地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不要像晚清谴责小说
中的人物“为大不近情”，“以合时人嗜好”
要如鲁迅“无一赘词，而情为毕露”，实际“
这就是在文学中写出人的真面目；但是，他力
作者手记

编辑说明

作家的作品如千山红叶，叶片或薄或厚，色彩或浓或淡，都在错然临风，装点霜天。

为推进创作，检阅辽宁文学创作成果，展示了辽宁作家创作风貌，并为地方文化建设积累资料，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决定从1988年开始编纂《千山文库》系列丛书，以图展示千山红叶的斑斓色彩。

《千山文库》由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各文学门类的著述和文献资料集构成。有作家新作、自选集、个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和综合性选集。

《千山文库》将根据作家的创作积累和文库本身的实力安排出书计划。

几经努力，方才建成这小小文库，而要使文库不负“千山”之名，非一、二十年努力不可。编委会自当奋力工作，亦望得到会员作家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
《千山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三月

序

金河

记得是二十年前，我还在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市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在写枯燥的“本报讯”三段新闻之余，开始照猫画虎，写起小说来。发在《辽宁文艺》上的《交鞭记》、《山菊》、《龙驹传》和《县委书记的家事》等，就是这个时期的试制品。因为那时昭乌达盟（今改赤峰市）地区归辽宁管辖，我跟辽宁文学界人士的联系就多一些。

一个绿肥红瘦的季节，一位辽宁文学界的高人来找我，找到我的简陋的办公室来。

此公细高身材，花白头发，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边（也许是棕色的）近视镜，北方口音，但串杂点西部味儿，说话一字一板，举止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是温而厉。老实说，我当时不仅有些拘攥，而目颇有点惶悚。但我心里又觉得此公的打扮和风度很熟悉：这不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典型形象么？——这，就是我同李作祥同志的第一次晤面。那时他刚年近不惑，我刚过而立之年。

此一见，可称为历史性的一见。此后岁月悠悠，星移物转，彼此转成了辽宁省作家协会的同事。春风秋雨，险滩激流，荣辱忧乐，就常在一起了。点题争论不计长幼，秉烛长谈常忘时空。密友诤友终归为友，善心真心相许以心。无论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往，都使我感到学人之间关系的美好极致。

作祥同志的第一本评论集《论辽宁作家群》付梓之际，令我

为序，作祥于我，即使不算师长，至少也是学长，而且学富五车，著述颇丰，按说应另寻高明。但我接受了，而且欣欣然，飘飘然。写序不就是知人论事么？文学理论评论我是个半吊子，要说知人，我心里是踏实的，敢竭诚，恭疏短引。

1956年9月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辽宁省作家协会（当时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时，作祥同志还是一位22岁的翩翩青年，弹指38年过去，现在已经是银丝满头了。他象棵树，一栽种到辽河平原，就没再挪动位置，超稳定。他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奉献给辽宁作协，奉献给文学编辑的理论评论事业。

《论辽宁作家群》，题目虽有些平直，但却十分真确。三十多年来，尽管多有苍黄反复，沉浮曲折，作祥同志始终以巨大的热心和爱心，密切关注着辽宁的作家和作品。从老作家马加、方冰、罗丹、韶华，到中青年作家晓凡、邓刚、达理、刘兆林、王充闾、胡小胡、王占君、马秋芬、于德才、谢友鄞、于宗信、孙惠芬、刘元举、白小易、荒原、赵天山、张涛等，对这一大批老中青作家，作祥同志都有评论文字。有的是对某一位作家的整体创作态势给以全景式的评述，有的是对某部作品评鹭臧否，议论得失。评论客体门类广及小说、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如果再加上多篇巡礼式评论文中提及的作家作品，作祥同志论及的辽宁作家约在50人左右。

即使评论界的巨擘也不可能成为点石成金的术士。诗仙李白当年说韩荆州“一经品题，便作佳士”，多半也有些奉迎在里头。如果说作祥同志的评论文章多么多么促发觉悟或点醒痴迷，那是拙劣的溢美。不过，作祥同志的评论文章无论长篇短论，无论评论对象是文坛宿将还是后起之秀，都写得很认真，很实在。对作家作品成功的俊美，自然热烈充溢，色彩斑斓；对其中的缺憾，也秉笔直书，虽有善意委婉，但往往切中肯綮。

在文学行当中，写评论是一桩苦差。爬格子固然不易，使评论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对作家能有裨益、对读者能有导引就更不易。我感到最不易的是读。这种读需要真诚的欣赏，又需要冷峻的审视。这是一种耐心的训练。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比较，要评论一部作品，不光要读这部作品本身，还要去读作家的其他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区区千把字的评论，或者几千字的评论，可能要用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阅读量去换取。作祥同志爱书如命，读书如痴，博闻强记，累年不辍，除读书著文，似乎无他业余爱好、甚至有点“迂夫子”的劲头。在辽宁文坛，不论作家还是理论评论家，都可以对作祥同志的评论文章发表不同的褒贬，但是如果对他的学识提出疑问，对他学者的地位表示异议，我想，不是出于一种偏狭，便是无知。

《论辽宁作家群》收集的文章时间跨度十几年，的确是他心血与汗水的凝聚，但并不是一位学者、评论家全部成就。雪泥鸿爪并不是鸿雁本身。作祥同志长期主持辽宁作协创作研究室的工作，在数不清的作品讨论会和各种门类文学研讨会上非常有见地的发言，大量的文学组织工作，对中青年作家的具体帮助和扶植，对全省文学创作的宏观把握，对中国文坛时况的了解，对不同时期全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的关注，辽宁作家群与其他省市作家群的比较研究……这些才是他的“正业”。文章印在书里，而这些耗费精力更多的东西只能印在人们的心里。

“一艺易能，一善易修”，而象作祥同志这样三十多年多方面为辽宁文学竭诚尽智就不那么易得易修了。

在狂猛的涨价风搅得国人惶惶不安、叫苦不迭的当今，只有阅读文学在贬值。在本来就贬值得让人大跌眼镜的文学天地里，评论家又是其中的“贫下中农”。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评论家向我讲了一个小幽默——不是智者的高级智慧，而是让人啼笑皆

非的硬棒棒的生活现实。读小学的儿子问他：“爸爸，评论家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家’？”爸爸：“为什么？”儿子：“别的‘家’的小朋友都比我有钱。”

作祥同志在文学思想上虽不“先锋”，却也是活跃的。不过，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理想人格的一些东西，在他身上保留得更多一些。

作祥同志光靠菲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其贫窘之状是可想而知的。居陋室，乐道安贫，而且“宴如也”则未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有定论的。“迂夫子”岂能不知钱是好东西？尽管如此，作祥同志对自己的工作和追求明知清苦却从未情随事迁，疏怠废离，正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也。没有创造多少多少万效益，也没有遇上同歹徒搏斗的壮烈机会，也没有因为发明和发现得过什么金牌银牌，作祥同志与劳模和标兵之类的盛誉无缘。内无精通关系，外少期功强劲之亲，肯定当不成大官的。“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三十多年来，在文学范围中惨淡经营，修桥补路造梯子，律己谨以慎，待人轻以约，我觉得作祥同志是应该得到尊敬的。

《论辽宁作家群》论及辽宁几十位作家，算是浩浩然、荡荡然了。不过创作上成就斐然值得大大一论者还有许多，再写一本《二论辽宁作家群》也未必能全部包容。我想，作祥同志在选题时肯定没有学得“名单学”的周延，诸如资历、官职、地域、民族、文学门类、创作流派、知名度之类，更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论辽宁作家群》也并非只唠辽宁咯，其中也有对当时全国文学热点问题的参与。因此这本评论集除评论本身的价值，也可以使读者回首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评论走过的履痕。

1994年5月

目 录

序	金 河
马加艺术风格论	
——读中篇《开不败的花朵》和长篇《北国风云录》	(1)
诗要情真	
——方冰同志诗琐议	(13)
论罗丹	(19)
当代人眼中的五十年代	
——评韶华的《过渡年代》	(30)
金河新论	(41)
对白桦和草原的依恋	
——读金河的《中国作家看苏联》	(49)
有趣·有益·有识	
——读晓凡的《裸体的日本》	(53)
文坛三星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迷人的海》、《无声的雨丝》纵横谈	(57)
古典精神 山川情致	
——从《清风白水》看王充闾散文的个性	(84)
一篇有才气的小说	
——读胡小胡的《“阿玛蒂”的故事》	(91)
将历史演义化的新尝试	
——评王占君的长篇小说《契丹肖太后》	(101)
叙事诗创作的一个收获	
——评于宗信的《山的女儿》	(109)
文体的觉醒和人的觉醒	
——评谢友鄢的小说	(113)

愿君更上一层楼

——致马秋芬、于德才二同志 (122)

论孙惠芬 (127)

对人是什么的艺术探索

——读晨哥《神曲》杂记 (136)

刘元举论 (148)

白小易论 (152)

荒原论 (156)

善：意味着热爱生命

——读赵天山的中篇小说《西圣地》 (160)

探索·超越·突起

——1981、1982年辽宁短篇创作掠影 (163)

生机蓬勃，纷然杂陈

——扫描辽宁小说界 (175)

丹东文学风景素描 (178)

评“打倒封、资、修文艺” (188)

“现实主义深化”是正确的文学主张

——为大连小说会议辩白 (195)

关于所谓“写中间人物”问题

——为大连小说会议的再辩白 (203)

关于写英雄的一些看法

——与王春元同志商榷 (211)

大变动中的当代文学 (232)

评何新对徐星《无主题变奏》的评论 (237)

创作心理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评《创作心理学》兼评彭定安的学术个性 (253)

后记 (264)

马加艺术风格论

一、中篇《开不败的花朵》

二十年前，我在大学中文系一年级读书。一天刚下课，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同学问我：你看过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吗？我说没有。他带着一种刚读完一本书的兴奋，说，你看看，写的很美、很有诗意。我借来看了，果然，美，有诗意。当时，我还在看《东蒙民歌选》，那里面就有小说中写到的那位蒙古老人那申乌吉唱的嘎达梅林的歌。我们有时唱起那有点悲凉浑厚的“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眼前就出现了小说中写的草原和沙陀上战斗的情景。我们是西北人，很神往于那五月的草原的辽阔。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雨暴风狂，在文艺园地上呈威肆虐，但我总觉得那盛开着五月的花朵的草原并不黑。最近，我又重看了《开不败的花朵》，仍然是二十年前读这篇小说时的感觉：美，有诗意。我还把这多少年来和马加同志接触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印象，他对创作的一些看法联系起来，感到小说中的诗意和美不但是马加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追求的一种标志，而且还深深打着作者那种纯厚和质朴的人格烙印。

“五月梢，在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这是小说的开头句；“今天是六月初，干部队行军最后一天了。他们通过了蒙古草地，他们还记得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开不败的花朵。”这是小说的结尾句。从开头，到结尾，中间是一片开

阔的草原，草原上有唱歌的鹅鹑，有翻飞的燕子，有瓦兰的天空，有草尖的露珠。当我们随着作者的笔锋，跟着这支离开延安，为新中国的诞生冒着生命和危险，奔赴东北局，领取新任务的干部队在草原上行进的时候，我们也随时被作者创造的一种诗的气氛所包围。这种诗的气氛不是别的，正是作者在叙述这个简单而又普通的故事时，贯注于其中的那种真挚的情感——对草原上一草一木的爱，对牺牲了的烈士王耀东的爱。这种爱是质朴的，如同淡淡的纯酒，度数不大，但细品起来意味永长。过去读这篇小说，我所注重的诗意，多是草原上那种迷人的景色以及穿插于其中的那个嘎达梅林的故事。这次重读，我觉得那被作者的笔锋点染描绘出来的晴天、雨中、清晨、夜晚的草原景色，固然有诗意，那从王耀东的口中讲述出来的嘎达梅林的悲壮故事也增加了小说的诗意，但是我感到的真正比较深刻的诗意还是存在于对干部队中的曹团长、王耀东以及对蒙古老人那申乌吉的那些似乎是无甚特色的质朴的描写中。

请看这一段描写：“他（曹团长——笔者注）看见了这大片量坦平的草原，眼睛敞亮，心情格外痛快，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他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野草是那么清香，淡淡的冲着鼻子。他摘下小图囊，用胳膊触着旁边黑胡楂子的王耀东，兴奋的对他

说：

‘老王，你看，这是多么大一块草原啊！’

.....

‘老曹，你走吧！从西满到南满，从南满到北满，尽是大草原。’

曹团长问：‘哈尔滨附近也是平原么？’

‘一路上你看不到山的。’王耀东骄傲的笑了笑，扬着手说：‘什么也挡不住我们，这里铁路四通八达。不是国民党占领了四

平，我们坐火车，一天功夫就到哈尔滨。’

‘这里真是好地方。’

‘东北是我们革命的宝库。’

‘老王，到东北局，你想做甚么工作？’

王耀东很自然的说，‘听从组织分配。’”

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就眼前的景物一问一答，没有什么深意，完全是生活中的闲唠咯，但是那单纯的清水般的同志感情，革命者的本色，却自然地显现出来。在这种简淡的语句中，人们感到一种掩抑于平易中的诗情。这种写法看着容易，仿佛是不经意的随便涂抹，其实，这是经过淘洗、锤炼之后的单纯和质朴。搞过创作，而且对艺术的境界有追求有体会的人都知道，天然去雕饰，写的象生活那样自然是很难的。

再看这一段：

“太阳猛热，四外风平浪静。草原上蒸发出一股苦辣的青草味，到处飘荡。……”

赵班长摆着马嚼子提起缰绳，让他的小青马追上了大车，便于说话。

‘你出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家？’

王耀东正在抽着旱烟，望着烟袋锅里的火星子，心里千头万绪，皱了眉毛。

赵班长只顾扯着马嚼子，追着车，如像没有看见王耀东的脸色，一直往下说：

‘这些年变化可大了。’

王耀东顺嘴问：‘沈阳总站还是那个样子么？’

赵班长说：‘它的南边修了市公署，四层大楼，两边就是公园。’

王耀东望着小伙子的脸，感触的说：‘我离开沈阳的时候，

那里还是一片空场呢！’

‘皇姑屯和沈阳也联起来了，过了三孔桥，全是一片新盖的房子。’

‘我离开家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空场。’

‘铁西区你也不知道吧。’

‘不知道。’

‘那里全是日本人后盖的工厂。’

‘有多少工厂？’

‘有多少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高高的烟囱，象一片树林子。’

王耀东望着这远方的天空，舒展的吐了一口气：‘工厂越多，越好，反正是劳动人民盖的，待东北一解放，我们就把工厂接收过来’”

还是那种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话语，好象连一点文学味都没有，谈的内容也是沈阳有什么变化，但是透过这些话语，你会感到一个离开家乡多年，现在离家乡很近了的老革命心中产生的那种对家乡的亲切感，那种对家乡的一切变化都很有兴趣的真挚感情；另外，你还感到由于这种艺术上的单纯而产生的美，这种美的感觉是当你看一泓没有杂草的清水时才会产生的。看到这些朴素而干净的描写，（整篇小说都是用这样的调子写成的）往往就想起作者的个性，觉得真是文如其人，这些简淡的笔墨就好象是作者平日的那种真挚而又含蓄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们有的青年同志写东西，总喜欢写一些有点奇特的人和事，而不大注意从自己的周围的普通生活中发掘诗，有时甚至把自己经历过的有感受的东西扔在一边，而偏去写那种自己并没有什么感受的人和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没有生活的香味和自己的感情。马加同志这里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是

过了四年的沉淀之后才写出来。这段经历就象是埋进作家心中的种子，经过作家情感之水的浸润，长成了一朵带露花朵，这花朵有感情的露水，也有着生活的色泽，这感情的露水和生活的色泽便构成了作品的一种诗意。

除了真挚的感情，《开不败的花朵》的诗意和美还得力于那明净纯朴而优美的语言，甚至主要得力于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思想和感情的物质表现。马加同志是深知语言对文学创作的重要，而在语言上下过苦功的作家，《开不败的花朵》是他在语言上的功力的一个明证，那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不曲折，不复杂、没有戏剧性，但读起来，在艺术上有一种力量，这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乡土气息浓郁但又风格独具的语言。构成马加艺术风格重要因素的语言特征是：叙事状物，力求描写的准确性，而不大追求语言的华美。

“不一会，前边的王耀东趴下了，摆了一下手。一个警卫员从草棵里探出头来，一股枪烟从草丛里升起来，枪响了。”（重点系笔者加）这是描写王耀东带着警卫员在有了情况之后进行侦察的一笔。先写一股枪烟从草丛里升起来，然后再写枪响。先写枪烟，后写枪声，从有一段距离的曹团长的眼光看，是先看到枪烟，然后才能听到枪声，这是写得很准确的。这些地方不但表现出作者表达的准确，而且还表现出作者的观察力，只有观察得准确才能表现得准确。第二是细微。“车把式放下鞭子，拉着大青骡子，大青骡子在泥水里躺着，瞪着眼睛，不肯起来，再拉一下，它蹬了一下腿，溅得人满脸水星子。另外一个拉套的小黄马呢，也湿得溜光，细毛贴在肚皮上，露出一根一根的肋条”……“瞪着眼睛”四个字，把在雨中的大青骡子的神态写得如在目前，“溅得人满脸水星子”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细毛贴在肚皮上，露出一根一根肋条”，把雨中的小黄马写